

# 「現代文學」

劍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  
——在現代文學重刊三週年

白之

現代文學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創刊，距離現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間一九七三年半刊到五一期時，因為經濟上支持，一度暫時停刊。三年半後，獲遠東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復刊，又到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這本嚴肅雜誌已在賤不下去了，才終告停刊。復刊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把這劍刊的來龍去脉，這本雜誌做過的一些工作，以及現代文學

的

它和他們的作品，都詳盡的介紹過。因為那篇文章寫在復刊前夕，心情興奮，前瞻的欣喜，倒是多於回顧的惆悵。  
現在算之，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經過悠長時間的磨洗，現代文學已漸漸變成了歷史。如今大學生看過前一階段現代文學的發展，已經不多，往日購買國文的讀者，恐怕也只有少數還有全集雜誌。近幾年，愈來愈感到時間洪流不可抗拒的威力，眼見許多人類努力的痕迹，轉瞬間萬物遷流，  
「這是永無興起了一代願望；希望有一天劍刊現代文學，使之到這半曾經由許多文  
原作者修改、疏略、刪改過的雜誌，重現當初面貌，保存下來，作為一個永久記錄。

幸運我被問到幾個問題：當年你們怎麼會办「現代文學」的？為甚麼你们那一夥團體有那麼多人同時從事文字創作？

你們怎麼會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如今有時間的距離，經過一書省思，對這些問題，<sup>我們</sup>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結論是，現代文學創刊以及六十年代國代主義在台灣文藝風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擇勢亡風的風向，而是當時台灣歷史、思想發展以及成長中的青年文化。

那時我們都是臺灣大學外文系學生，雖然傳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傳校長卻極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臺大。我們都知道傳校長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一他在過當時鼎鼎有名的新潮雜誌。我們也知道文字這裡的幾位老師臺灣師範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三四時代的一些名作家關係密切。當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回國返台，<sup>我們</sup>公司

三  
辭

已經不復存在了，可是傳校長卻極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臺大。我們都知道傳校長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一他在過當時鼎鼎有名的新潮雜誌。我們也知道文字這裡的幾位老師臺灣師範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三四時代的一些名作家關係密切。當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回國返台，<sup>我們</sup>公司

深

水

海歸時，一人山人海的風浪，我們記在腦裡。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sup>仍舊</sup>有其莫大的吸引力，打破傳統禁多的極疑精神，<sup>新</sup>求變的改革，<sup>對</sup>我們一直是一種鼓勵，而能<sup>吸引</sup>我們的羅轉教授，本人就是這種五四精神的具體表現。台大外文系專司外文為而治，我們又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sup>文學</sup>素养精深的文學導師，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是現代文學的先驅。

西代文學創刊的成長背景相當複雜多變，而由這些成長的背景也可以了解，現代文學創刊的動機與風格的一致。<sup>就</sup>我們前面，有的是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像王文興、李鴻林及成自立，<sup>而且</sup>是之後後接愛國

(24×25)

他給我們  
他堅定創作  
上的引導，  
奠定了我們  
日後的寫作  
的基本  
路線。

游

孔雀牌

民政府教育長大的本省子弟如蔣介石、陳其南、林耀福，也有海外歸國求學的詹金像戴天、葉復康、劉鍾詒銘，我們雖出身背景各異，但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是成長的一代，面對着一個大亂之後腥臭不明的社會。外省子弟的困境在於：大陸上的歷史被我們的父輩共同遺忘。事實上我們又是華人大陸建立的那個世界早已瓦解消滅了，我們跟那个世界消失，只在社記憶傳承的舊世界之外活活同，我們一方面又受到舊風下得以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揣摩新舊又回到我們自己那一舊舊世界帶過去的價值觀以求人格的認同。

認同

思想的獨立。艾力克生（R. K. Sacks）所謂的  
**◎危機**（Crisis）我們那時是相當嚴重的。而本省同學亦有相同的問題，他們父兄的那个日據時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們所受的中文教育以他們又已所學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們也在掙扎着建立一個新的政治與文化的認同。當時我們不甚明瞭，因社會，我們其實正在參與創造一個成績的新台灣。五四運動給予我們前所未有的衝擊，而台灣歷史的特

也。民政府還在，經過十多年的流亡，台灣社會正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而城後的文化也在台灣初步成形，我們在這股激變的洪流中，摸索而進，而我們這一

殊技展也迫使我們建立一個合乎中國風的藝術圈。這一切都是在西方解的擴張下進行着，我們成長的道路歷程也有其崎嶇艱難的一面。

一國的文字運動，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產生，歷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印度大量輸入佛經，佛經的譯介，基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文化與藝術。王維的詩、禪的禪祖的藏傳，<sup>藏傳</sup>雪芹的小說都是佛教文化<sup>傳播</sup>下間出來的燭光花朵。我們中國人最足以自豪的是書畫，其實也不過是儒家<sup>儒</sup>一派頑石歷史的寄言。<sup>寄言</sup>的新文學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產生的。魯迅、巴金、老舍、徐自摩等人便有一个不受<sup>過</sup>外國文學的影響。<sup>過</sup>六十年代初，我們茫然之至，<sup>茫然</sup>接觸西方文學，漫

## 政治/解

諸多

No. 4  
社會的  
傳統價值，  
了兩者  
的關係，  
解

其舊，也就是很匱乏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流派中，祖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紀末以來近半個世紀西方現代主義浪潮汹涌，藝術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種藝術形式。要而言之，祖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與之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一个大反彈，因此其叛逆性特強，又因為世道退兩次的抗戰，战争动摇了西方人對人類、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傳統文化代主義的作品冲对人類文明悠久悲觀及極端的態度。事實上廿世紀的中國人所經歷的戊戌及革命的曲折，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無不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反傳統何值，虛空到了空洞的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所謂歐洲病魔。西方現代主義

的可謂如出一轍。

艾略特的「荒原」

作品中叛逆的青春、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的一群成长於战後而正在求新求变嚮往摸索的年轻人。

卡夫卡的审判、高哀恩的都柏林人、渴可斯曼的威克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奉为圭臬的卡谬的罗城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都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後，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渐漸消逝，香港殖民地微弱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方面的文学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想起了现代主義的大旗，尼采、沙翁的哲学、佛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矛盾斗争之间，竟然成为畅销书，古龙武侠作家高行健的荒谬剧花此上枝，场外寒暄，观众多为学生。文革後，中国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用这许多方式，在尋找新的文化价值了。

後记

她在反反复复，摸索探求。卡夫卡的审判能夠引起古龙读者的共鸣，是很难理解的，审判简直就是文革的一则寓言，文革本身就是一部最久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所谓乱世之奇才，無獨有偶，而这一代的古龙看斗城是於重压之下，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有道理的事了。

我们在外交系西洋文史的同时，也常常在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学古文的鵠老师讲诗词

、章嘉莹老师讲诗、王叔氏老师讲词，这使得我们跟五胡赤一代有截然不同的感觉，我们没有打倒传统的疯狂，因为中国傳统文化到了時代已經被摧毁殆尽，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過一條崎岖的路。

於風華雨的送礼，再受现代主義的冲刷，最後總了一大圈，回歸傳統。雖然我們走了遠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鍛煉及省思，對我們是大有利益的，回過头来看自己傳承，便有了一种新的視野，新的感性，取捨之間，便可以更進一步，而且自己也訓練得權利多了，對傳承不會再有日漸從，因為產物了，而是採取批判性的接受，多級

傳承——我們在著重傳統現代的過程中，大家都經過了一番艰苦的掙扎，其實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再造的七難題，百多耳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希望嫁入中西文化衝突這一場戰爭中。

No. ⑥

我們成長的一代，正處於台灣歷史的軋打時期，由於各種社會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於內，自然形諸於外，於是不約而同地便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當時我們只是一群藉文學為口舌，當時台灣的報章雜誌作風比較保守，我們那些不堪不起而又刻意創新的作品自然難被接受，於是創办一份雜誌，刊載我們自己的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們的作品，便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了。事實上，這股創造力的新文學的衝動，並不限於四大外文系的學生。五十年代後期，時代詩、藍星、劍世紀等几家現代詩刊早已披靡於前，做了我們的先驅，而政大以尉天鵞等人的筆墨也已成我們最早詩刊。可見得六十年代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偏舊的現

家，而写在是当时大家有志一同，都認為传统的文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代文学是同旧剧本的所谓“小杂志”，我们当时的完全不放魔脚，也没有想志向如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这本杂志志向的一直是严肃文学的路线。因为曲高和寡，触犯不住，始终搁浅。但是却因仍保持了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那时跳舞设不到，人生经验也很幼稚，但我们对文学的深度，却是绝对虔诚的。我们那时写作，根本谈不上名利，因为现代文学的销路一直摆动在一千本上下，引起极大的注意，而经费又不足，也出不出稿费。我们那时努力创作可能也有年青人的一种理想，使命感，要抱一抱吧。

No. 7  
为台湾文坛立一种新的风格。  
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冲突，尤其是五四及以后作品中进行的  
演变发展所造就的。现在回想起事，我们最初在现代文  
学中奋斗了三十年，对未来的写作生涯倒是很  
有益处的。唯其没有名利的牵扯，工作起来，可以放  
胆创作，反正初生之犊，犯了错误也不足挂齿。那一段  
时期的生活，帮助我们奠定了根基。现在台湾的报纸杂志  
多了一点，稿费高些，但金多，新闻作家成名太早，可能对他  
们的创作不一定有帮助。文学创作的確是。一番艰辛又孤独  
的自我挣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长。六十年代那种  
最庸而又朴素的文风，倒令人怀念起来。

现代文学的创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最有意义的

卷之三

卷之三

朱西寧  
禁之雨

是結識了一大群的文友，大家常常在一本雜誌上耕耘，爭取中也有一種互相激勵的作用，這大概是所謂的以文會友吧？那的確是一種樂趣。最難能可貴的是在現代文學上發揚的作家，各人的文風各異，文學觀也不盡相同，很能引起相安與事。他們之間首尾為了文學觀點而起爭執的事情，筆者雖不能一一舉例，但可以舉出這份作家名單：馬小浪的有業達、劉大任、王贊譽、陳映真、施惠青、李昂、林恒民、王蒙、朱生等，以及現代文學的基本作家如邵子、韓芳璽、王文興、跟我自己，那詩人也有一大群，各路人馬，舊集一堂，真能夠和而不同，其樂融融。我想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

卷之三

对文学都有一个共識：文章是千百年，是不朽之產業。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之间的岐異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抒己見，互不干涉，一時倒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文学雖以现代为名，但並非空谈一空，雖然那时还没有乡土文學这个名词，可是一些後来被認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早已在现代文学上出现过了，现代吳敬土在这本雜誌上從來就没有对立过，而竟只一偏作品中，这两种要素却並立不悖，文學本初一有缺陷的可能性，以现代方法表現乡土感懷，也只是其中的一種。例如在现代文学王福新的第一篇小说《水磨》，人說是一篇並把乡土而又完全現代的傑作。

(24×25)

不多

新劍向了劍，  
一個新的創作方向。

日

六十年代走過文學之路，你提倡實驗劇的雋詭，  
 有才華有理想的青年作家，開始被推舉，聞其佳果，直  
 後東大師軍的成家，成為文學的中堅。這，恐怕就是  
 現代文學「最古」的功勞了。<sup>指</sup>後文將至劍刊，也培養  
 了不少优秀作品。到今天我還記得有幾位作家的初創首篇  
 在現代文學上發亮時，<sup>今</sup>感動的驚喜之情。有一天在台  
 大劍文哲系的走廊上，有三個人低聲找我，  
 要投稿到劍刊，<sup>那</sup>就是杜國清、鄭極雄（遜石）和王祐  
 和。我拿去王祐和的處女作《跟王文忠》，<sup>這</sup>個人傳閱於賓  
 、七號考課不止，我亦時常的像回憶看到王祐和的未來  
 。我的國家朋友賴福生厚送我一本山居，<sup>那</sup>是他的女  
 感

No. 9  
 自己也

學生寫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六七歲，我頗為訝異，我  
 說你答小道很怪，那个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交下草稿  
 了。那个女孩子陳平，就是日後的三毛。許多年後，三毛  
 才寫出書，<sup>當時</sup>原來就是因為她的處女作，<sup>她</sup>決定專心從文，開  
 始了她的寫作生涯。<sup>那</sup>從前我只知道<sup>那</sup>裏面是個畫家  
 家，並不知道她有文才。有一回他很流利的告訴我，他寫  
 了一篇小說，要我看。我一看，大吃一驚，封神榜裡的  
 哪咤藏一顆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眩。而是一篇  
 我想她寫得皮膚，<sup>皮膚</sup>寫出來的寫言小說。我在美國搞到二十  
 三張郵票，<sup>她</sup>改寫成文，有一篇小道瑩兒，特別引起我的  
 注意，這篇小說寫得極端悍，可以為是男作家寫的，而她  
 一輩子全打聽，原來施叔青是個在中國唸書的女生。這些

才氣  
從橫的

(24×25)

谈起，都曾绘成草木的素描。那些作家都赤裸着手，而且一出手就非凡。现代文学的确展现了不少优秀的经典小说，但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十年代工商澎湃，同人文与新媒体在台湾的生存空间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百尺浮躁飞扬，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背面，一直是最深邃的一件事，缘起台湾文学基础扎实，蓬荜生光，爱之深，责之切，那就不免有許多杞憂。这是我便想出重刊，又因重刊，将中文作家群推向一种不同以往的崇高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許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才

No. 10  
现代文学 ①早已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許比较大，  
他们成为我的精忠，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一册。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派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出版。  
最重要的是，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读者可以买。这次重刊，发出一至五一册，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②早已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許比较大，  
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发出一至五一册，因为前期

對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無悔的。

一九八八年二月廿六日於美利堅

(24×25)

信函

回後有机会，再將後期的二十二期補齊。書架，後二十  
二期也有許多重要的作家及他們的作品：馬森、黃凡、陳  
雨曉、吳念真、宋澤華、游萬華，而且几个臺灣文學的  
、抗戰文學，也有其特殊意義。

這次現代文學能夠重刊，丘奇明的功勞最大，這位聯  
合報副刊、聯合公文社的名編輯，不辭辛苦，自告奮勇  
，獨力策劃，改變重刊。花了不少時間精力籌集作家及作  
品的資料，平素引。大事年表摩挲，而且又力邀高年現  
文的作家，搜寫現代文學歷史，因為當時他已投稿  
及編輯這李雜誌的情況，他們這些文章，日後都将成为台  
湾文學的重要史料。現代文學的成長，與我自己的寫作生  
涯可謂唇齒相依，為了這本雜誌，我身心耗盡。

前